

# 雪裏鑽

艾青著

新 羣 詩 叢 之 五



鑽 裏 雪

作 青 艾

社 版 出 羣 新

目次

雪裏鑽	一
索 亞	二七
裝幀及插圖	丁 聰



# 鑽 裏 雪

• 馬的他讚誇我向者記青年個一 •

二月大雪後的黃昏

城裏的別動隊來了電話：

「今天晚上十一點鐘

敵人有一列軍火車

自北平開到保定。」

弟兄們檢查着槍支，

扳動着槍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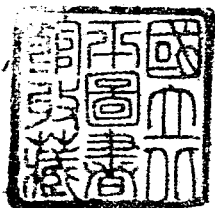
把子彈塞滿了槍膛，

把子彈帶細在腰上，

夾帶着親熱的戲謔，



58396



重新紮緊了綁腿。

團長來邀我參加夜襲，  
他拉我到騎兵班去，  
在那成排的馬羣裏，  
他指給我一匹黑馬。

我像年輕人看見漂亮的女人似的  
心裏激盪着歡喜。  
這黑馬駿秀而機敏，  
烏黑發亮的身體，  
像裹住了黑緞似的光滑；  
兩隻耳朵直豎着，

像兩個新削的黑漆的竹筒，  
四條腿直立着，  
穩定像四根鋼柱；  
腳踏潔白，乾淨，  
好像上面沾滿了白雪。

牠肅靜地站在夜色裏，  
全身的黑毛映着雪光，  
好像隨時都在警戒着；  
假如不是牠的耳朵在翻動  
和牠的眼睛在閃瞬，  
你會以為牠是個  
爲紀念英雄而鑄造的馬像。

團長用手撫着他的下巴，  
在石槽上劃亮了火柴，  
抽了幾口旱煙，  
他取下了煙斗

告訴我說：

『這是察哈爾種，  
在塔爾斯草原

渡過了四個春天，  
一個轉轉在塞外的

年輕的南方人

把牠帶到太行山來……』



團長是歡喜沉默的，  
今天他却說話了：

「這黑馬雖然暴躁，

却很耐勞，

能跳過二丈寬的深溝，

曾經有三個騎者被他摔死；

但每當他的主人危難時，

牠一定固守在一起。

因為牠的四個白蹄，

人們叫牠『雪裏鑽』。

和牠作戰在一起，

沒有一次不勝利。

現在，我們要出發了，  
我把牠送給你。」

## 二

我跨上了馬鞍，  
在隊伍裏向東方前進。  
馬羣在疾進中揚起的雪屑  
飛粘在人們的身上，臉上，  
無邊的雪在原野上反光。

我們經過了許多村莊——  
北方的低矮而又寬敞的房屋

和許多稀疏的樹林：

一切都靜靜地被雪掩蓋着，  
只從遠處聽見了狗的叫聲。

穿過廣大的雪原，

臨近了淪陷區的時候，

聽見保定西關的日本守兵

朝向我們放射的槍聲

——敵人已從馬羣的蹄踏  
發現了我們的行蹤。

不知是雪原使牠興奮呢，

還是牠要和寒冷抵抗呢，

我的馬，在祖國的平原上  
廣闊的被凌辱的土地上  
奔跳着，急馳着，  
像一陣旋風  
捲過山谷似的勇猛。

三

我們到了大馬房，  
把馬拴在大樹下。  
我們的隊伍  
向平漢路出發。

十一點鐘到了，

「轟！」的一聲火光冲天。

接着是砲彈爆炸的聲響。

那毒蛇似的軍火車

觸到我們的地雷了！

敵人連骨頭都炸碎了。

車軀的殘片星散在雪地上。

雄鷄第一次鳴叫了，

我們帶着勝利的歌聲

回到了大馬房。

我們歌唱着，笑着，大聲的叫着，

大家忙着準備早餐，

到處都燃起了篝火，

到處都響起了歌聲。

四

黎明來到了樹林和村莊，  
敵人的坦克車，輕機關槍車，  
機關槍騎兵隊，  
行進在昏暗中的四架飛機，  
從被佔區出發  
沿鐵路線向我們追索  
——殘酷的敵人  
想把我們殲滅  
在鐵路西面的平原上。

我正在電台裏旁土著，  
大馬房被包圍了！  
人們在驚慌中奔跑着。  
我匆忙地離開了電台，  
冒着那些散亂的槍聲  
去找我們的團長，  
但他已走了。

村外是不停的槍聲，  
汽車的馬達聲，  
坦克車的輪子滾轉聲……

我跑到騎兵班，

那個察哈爾騎兵  
最後的跨上了他的馬背。

我瞥見我的馬

站在村裏的大樹下，

直豎着兩隻耳朵，

眼睛發出奇異的光輝，

尾巴焦燥地擺動着。

一切都在告訴我：

戰爭到了！

我知道我的生命

已和牠的生命聯結在一起。



我跨上了馬背，  
把韁繩一拉，  
我的馬像得了解放似的  
興奮地踢開了雪塊  
向村外衝去……

一到村外，牠立刻發現  
我們的騎兵隊  
正疾馳在微明的平原的上面。

我把我的身體  
倒伏在馬背上，  
兩手扯住牠的鬃毛

——我的後面  
喧吵着暴雨似的槍彈。

「雪裏鑽」在敵人的追趕裏，  
牠的四個蹄子  
瘋狂地疾馳着，  
牠的身體騰空似的  
帶着我迅速地移動，  
快得像一個向前拋擲的物體。

原 委 經

天色已完全發白，  
天邊露出清楚的地平線，  
我終於趕上了騎兵隊。

在我們的最前面，  
我看見205號駿馬，  
上面騎着我們的團長。

英勇的雪裏鑽

感奮得像警報器似的吼叫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

牠如此堅決如此悲壯的吼聲。

這吼聲給我無比的鼓舞，

使我在狼狽的敗退中

覺觸到一種新的光芒。

但是一切都完了，

我們的馬羣  
已臨到了漕河的邊岸，  
而敵人的騎兵  
已迫近我們的後面。

敵人的機關槍  
開始密集的射擊，  
那些小鋼砲  
在後面村莊的屋頂  
噴發着砲彈；  
那些砲彈  
像夏天的急雨  
打落在漕河的對岸，

阻止我們前進。

205 號駿馬

第一匹踏上漕河凍結了的河面：

於是我們的整個馬隊

像突然得到了命令，

都跟隨着

跳下了漕河。

敵人的砲彈

擊碎了冰層，

冰塊像冰雹似的

飛濺，零落在我們的身邊。

204 號駿馬

伴隨着他的戰友——

我們的政治委員

一起倒下在河面的那邊。

從冰層爆起的彈片

已冷酷地擊死了他們！

許多的同志們

發出最後的一聲呼叫，

不可援救地犧牲了！

我們的馬匹

從他們的屍體上躍過。

雪裏鑽

奔到207號馬屍的旁邊，  
牠的後左腿  
突然陷進冰窟裏，  
兩條前腿被冰一滑  
跪下了。

我發出了驚叫：

『完了！』

我的祖國啊！

我已爲你交付了

我年青的生命，  
我的戰鬪，  
我的英勇。

在我前面的人們遠了，  
在我後面的  
從我身邊過去。

嚴重的恐怖包圍着我，  
我煩亂在子彈的喧吵裏。  
就在此刻，  
敵人騎兵的第一匹馬  
已從漕河的岸上躍下。



我驀地想起

我身邊的軍用地圖，

在我死之前，

我應該把牠燒去。

我一邊倒過了「二把子」

向後面不停地射擊，

一邊伸手到皮包裏

去摸索軍用地圖，

我的手觸到了一柄小刀

——這小刀

是我在上一次的戰鬥中

從山本中隊司令身上搜取來的。

我握住小刀，咬緊牙齒，  
猛烈地向馬屁股上一刺。  
我噙着眼淚  
叫喊着：

「起來！伙計！  
你不要出賣我！」

馬慘叫了一聲，  
從冰層上躍起，  
衝過砲火的濃煙，  
向前面的馬隊追趕。

.....

我們的機關槍  
把敵人的騎兵  
擋在漕河的彼岸。

## 五

初春早晨的陽光  
照耀在廣大的雪原上。  
子彈的聲音已沉寂了，  
我們的呼吸也鬆緩下來，  
我感激地騎着雪裏鑽  
向着歸路上前進。  
弟兄們都已去得很遠了，

我回過頭來向後面觀望。

中國的雪的平原，

突然看見鮮紅的血跡

淋漓在淨白的雪堆上，

淋漓在印着蹄影的道路上……

我回到了我們駐紮的村莊。

團長已坐在拂了雪的石板上，

他爲歡迎我而站立起來，

走到雪裏鑽的旁邊，

伸手摸着在冒出白氣的嘴。

他的臉映着春天的陽光。

他笑了：那末平靜，那末溫暖

好像一切都不會發生……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索  
亞

匪徒們把她帶到配里斯采伏村，  
交給一個住在那村裏的軍官——  
那房子就像一間獵人的房子，  
壁上掛滿危害生命的物件。

他們圍繞着她，緊張而又興奮，  
她鎮定地站立在中間——  
厚密的頭髮有些蓬亂，  
兩隻深陷着的大黑眼，  
冷靜而警戒地凝視着地面，  
長整的睫毛淺蓋着眼瞳，  
不去看那她所嫌惡的敵人。



匪徒們圍繞着這個蘇維埃的遊擊隊員——  
放火焚燒敵人營房的少女，

索亞是她的名字。

她却顯得多麼安詳：

嘴唇雖因嚴寒而發白，

却緊緊地抵着

——就像磁瓶的口似的冰冷。

刑訊開始——

房子裏燃着很旺的炭火。

有人從牆上取下皮鞭；

那年輕的德國軍官

正坐在她的對面，

伸出發光的長統馬靴，

把呢軍大衣做開着，

一隻手插在子彈帶的裏面，

另一隻手從嘴上取下雪茄烟；

他向旁邊站着的人歪了一下頭，

那人就高高地舉起了皮鞭。

軍官用很習慣於審問的口氣說：

『好好地告訴我，

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一條鞭影落在索亞的背上。

她的嘴微微地張開，

徐緩的吐出

「不知道。」

另外一個人

從壁爐上拿了瓶子，

在玻璃杯裏倒滿伏特伽酒，

又把牠倒進長滿短鬚的嘴裏；

彎着兩臂，挺了一下胸膛，

於是從那邊走過來，

他的馬靴滯重地在地板上震響……

夾帶着被羞辱的憤怒，

發出呼呼聲的皮鞭

一下比一下猛烈地

落在這個年輕女人的身上。

鞭打着的時候，

她聽見那軍官的冷靜的聲音：

「快點說，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而比那聲音更冷靜的

是索亞的聲音：

「我不願意告訴你們——

你們是我的敵人。」

她被帶出那幢房子，

在轉彎的地方，她瞥見：

一個青年綿軟地躺在地上，

他的衣服已被撕成破爛，  
他的臉緊貼着土地，  
褐色的髮披散在頭上，  
在那頭髮的下面，  
凝凍着紫血一片。

院子裏風像狼似的嗥叫着。

他們剝去她的外套，  
只留下一件襯衣在她身上，  
脫掉她的氈靴，讓她赤着腳，  
一隻橫蠻有力的手  
拖着她走向鋪的雪的野外……

回來時那些酗酒的魔鬼們  
 嘲弄她，咒罵她，侮辱她，  
 有的用拳頭猛打她的胸膛，  
 像拳擊手在猛打着懸空的皮球；  
 有的用香烟蒂子燒灼她的臉，  
 一個醉鬼顛頭倒地向她走去，  
 睜細着兩隻眼睛注視着她的臉，  
 嘴角流着白沫，他說：

『你真像我的衛利——  
 嘴抿得多緊，  
 衛利的眼睛也像你……  
 唉，我的衛利，』

我多麼想你……」

其他的匪徒都俯仰着上身大笑起來。

索亞緘默着，清醒着，

心像雪後的晴夜一樣透明。

晚上，索亞騎着，

全身像火燒似的疼痛，

她知道情勢已很嚴重。

她彷彿看見死亡像鱷魚一樣

張着大嘴向她爬近……

但她只是惱恨

她的願望還沒有達到，

就失去年輕的生命；

沒有看見祖國的勝利，  
就閉上明亮的眼睛。

什麼地方傳來了音樂，  
和一陣陣可怕的嘩笑……  
她歪側着酸痛的身體，  
兩手緊扣着冰冷的手鐐。

她想念着她的母親，  
夏天，她們經過列寧格勒，  
希特勒正向她的祖國進攻，  
義憤燒痛着索亞年輕的心胸，  
「……你看，母親，



我不能再留在家裏，

法西斯的部隊，

已闖進我們的土地……」

於是，她離開那勤勉而善良的母親，

吻着那含淚的老婦說：

「親愛的，我將凱旋歸來，

不然就成仁而死……」

午夜早已過去，

隔壁的時鐘已打了三點。

她仍是這樣清醒。

房子外面又有飄雪的聲音……

她想得太多了，一生的事情在一夜裏想完。

「明天——」這兩個字突然刺痛她的心。

明天她將怎樣？敵人將對她怎樣？

她將怎樣對付這些凶惡的匪徒——

這些武裝到牙齒的敵人？

無論怎樣都逃不脫一個死啊！

她必須在這死前的時間裏

爲自己的信仰準備接受一切的磨難，

讓最後的一天完成一生的光榮，

只有這樣，她才不虧負生命，

不虧負她所熱愛的祖國和人民，

——縱使她死了，

祖國和人民也將永遠對她懷念。

早晨，天很晴朗，  
匪徒們把她拖到廣場上，  
白茫茫的廣場的中間，  
豎着一個烏黑的絞架，  
下面擺着一隻木箱。  
這場景和一夜的失眠，  
使索亞感到要嘔吐和昏眩。  
愚蠢而犯罪的人們站在那裏，  
屠夫用酒澆熄了自己的理性。  
附近的集體農場的農民，  
和配里斯采伏村的居民，  
遠遠地站着，臉色慘白——  
他們被強迫來圍看這聖女的受刑。

（但願在他們裏面  
有人能用證人的眼  
記取這裏的情景。）

索亞站立在絞架下面的木箱上。  
絞刑吏把絞索盤在索亞的頸上。

那個昨夜審問她的軍官，  
從他的呢軍大衣裏拿出照像機，  
來攝取這使他快意的場面。

（所有法西斯匪徒們，  
都歡喜用他們的殘暴，  
換取希特勒的勳章。）

索亞，這十八歲的少女，  
蘇維埃的無比勇敢的戰士，  
朝向那些圍聚在廣場上的，  
集體農場的農民和村莊上的居民們。

大聲的說：『同志們！

大家爲什麼這樣垂頭喪氣？

爲什麼這樣愁眉苦臉？

起來戰鬥吧，

爲戰鬥而歡呼吧！』

她用力叫喊着：

在絞架的下面高高的挺起胸膛。

一個匪徒走去打她耳光，

又伸手去抓她的嘴巴，  
而她却叫喊得更響亮。

『不要怕死！同志們！

爲人民而死是最大的快樂……』

接着，她向周圍的敵人呼喊：

『你們可以絞死我，

却不能絞死每個人，

二萬萬人和我在一起，

有人會替我復仇的！

你們——可憐的士兵們，

趕快投降吧！

勝利是屬於蘇維埃的！』

很多農民和村上的女人

都無力的垂下了頭，  
絞架的四週，  
響起了哭泣的聲音。

絞刑吏開始把絞索絞緊，

索亞用兩手套結絞索，

——爲了讓自己在盤着絞索的喉頭裏  
發出一個蘇維埃女人的最後的叫喊：——

『再會！同志們！

大無畏地戰鬥吧！

斯大林是和我們在一起的！

斯大林就會來的！』

絞刑吏踢開絞架下面的木箱。

索亞堅強地支持着自己，

一直到死都不會漏出一聲嘆息。

軍官、絞刑吏、士兵們都走了。

農夫和居民們帶着悲哀和私語離開廣場。

廣場中間的絞架上，

臨空懸掛着索亞的屍體

——她的頸被絞索拉得很長，

她的頭沉重地向前俯垂

她的臉被雪光照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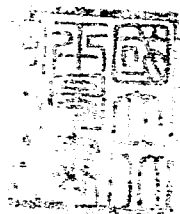
眼睛很艱難地閉着，

嘴角流着一條血痕，

嘴唇抿得很緊，

保留着永遠難消的仇恨。





新羣詩叢之五

雪裏鑽

·艾青著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總經售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1944·11月初版(渝)  
1945·12月再版(申)  
1947·9月三版(申)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8

6.66-2